

第五回 趙文華納妹東樓

〔先聲重翻新水令〕調

詞曰：

文華百計媚東樓，讀《易》能佔《歸妹》卦，且學鐘馗親送嫁。賠了夫人，笑他計出東吧下。嚴嵩有個兒子名世蕃，號東樓，才情敏捷，料事如神，嚴嵩惟東樓之言是聽。嵩每奏事無不稱嘉靖皇帝之旨者，皆東樓代為揣測，所以父子都得聖上歡心。

趙文華既媚事嚴嵩，又思逢迎東樓之意。說：“東樓生性驕淫，平日幸姬愛妾已有數十百人，所居之室眾美人侍立兩旁，謂之‘肉屏風’。或嗽痰欲吐，就有一美人迎上來張口接住，謂之‘肉痰盂’。所御室女皆用白綾一幅，拂拭新紅。每年收拾床下，那新紅點污的白綾不計其數。若要投他所好，莫過進獻美人。我有胞妹，名喚窈娘，十分妖嬈。如果列在他姬妾之中，必然稱意。只是要個人為之先容纔好。有了，就煩胡宗憲去說合。”叫趙雄：“你去請胡老爺來。”答：“是。”少頃，趙雄回來稟：“胡老爺到了。”文華說：“請內堂相見。”

胡宗憲走到花廳說：“銀臺大人有何委辦？”文華說：“我得心病多時，未知君可能醫？家有窈娘胞妹，欲送東樓為姬。”胡宗憲說：“我有一個妙方，醫到心病最良。今日開明對症，請君切記莫忘。”胡宗憲為何說這幾句話？因知窈娘年已二十，那些淫蕩事情無所不曉，文華平日本與通奸，欲借此詼諧嘲笑他一番，說：“醫生開方了。令妹用過川芎（芎字作兄字解），足下又要當歸（歸字作龜字解）。嚴府由來熟地（地字作路字解），不比他處人參（參字作生字解）。東樓沉是鰲甲（鰲甲解作鰲腳），相好更得阿膠（膠字解作交情之交）。大棗只須一枚（大棗解作大早，枚字解作媒字），寶簪必入燕窩。窈娘不覺鉤藤（藤字作疼字解），銀臺自然肉桂（桂字作貴字解）。此蓋養血調經之劑，於令妹亦宜。”文華說：“休得取笑。舍妹這件好事，都要仰著胡兄曲成。”答：“是。我就告辭，前往嚴府說合。”

趙文華送胡宗憲出門而去，知道事在必成，回來預備賠奩。遂喚窈娘出來說：“我送你到嚴府服侍東樓。雖是舊店新開，你也要裝些外行樣子，纔瞞得過他。那東樓是個好色之徒，你還要格外獻些妖嬈媚態，迎合他的意思，撩起他興頭，他纔快活，他纔能照看我做哥哥的呢。”不講文華兄妹在此說些調戲褻語。

再講胡宗憲到了嚴東樓面前，百般贊揚窈娘之美，道達文華奉承之意。東樓大喜，就允他收了。宗憲回到趙家，商議送嫁，先把賠奩發到嚴家，擺設起來。到了吉日，文華親送窈娘過門。胡宗憲算個媒人，跟隨在後。來至嚴府，東樓留住二人玩耍，酒後方歸。

當夜東樓與窈娘成親。窈娘原是個解人，故意裝成弱不能勝之態，又獻出許多半推半就的神情。東樓因此縱淫一夜，心中甚是喜歡。次日，吩咐：“請趙大人、胡老爺來飲酒。”他二人聽得東樓來請，即刻相約同行，進了嚴府會見東樓，附勢趨炎，恬不為怪。東樓說：“聞趙大哥去年生了令郎，小弟也生一女，欲請胡兄做個月老，不知可能俯從？”宗憲說：“趙銀臺猶恐高攀不上，就是卑職做了小姐媒人，多大臉面！”席上換杯：“好極，好極！”暢飲而散。

這趙文華原是個勢利小人，聽得嚴世蕃與他結兒女姻親，真個喜出望外。一則仰攀權貴，二則多得奩資。那唐朝白樂天有《秦中吟》詩云：

富家女易嫁，嫁早輕其夫。

貧家女難嫁，嫁晚孝于姑。

這四句詩的道理，文華那能懂得？所以，到後來嚴氏不循婦道，忤逆翁姑，凌虐丈夫，皆文華之所自取也。日月如梭，懌思五歲入學。胡彪附從趙家，兩人一樣頑皮，後來皆為匪類。